

十一、先後依我剃度的幾個徒弟

民八的三月底，我在寧波歸源庵，黃葆蒼偕四川的董慕舒、李錦章三人，忽然來要求我為他剃度。因去秋黃葆蒼至重慶，值佛源法師在重慶講佛學，董慕舒、李錦章、孫道修等先後皈依，葆蒼亦從聽講，遂成法友。後慕舒、錦章閱我的論衡、攝論及覺社叢刊，傾仰日深，與葆蒼商量非出家專修數年，不足以擔荷佛法救世的大責任。葆蒼又得王耕心（或魏默深）所著念佛專修法，及敘揚州某師持大悲咒得開智慧一書，決意出家依法專修，出家又非求我為剃度師不可。而葆蒼的出家，又萬萬非其兄梅生及家庭妻兒所能通過，遂嚴守秘密而至。各人自作出家發願文，意極懇切，為我萬萬所不能拒絕。乃只從其所求，攜至鄞西天王寺，由玉皇陪同禮懺數日，先授菩薩戒，舉行剃度。令與玉皇偕住天王寺，潛修度夏。夏間，獨大勇曾住上海代主持覺社三四月，以俟秋間赴金山受戒。葆蒼年最長，慕舒次之，錦章又次之，從臨濟宗派，依次名以傳心、傳佛、傳眾，字以大慈、大覺、大勇。

在先，已有幾個從我出家的徒弟：在普陀閉關時期中的民國四年，曾剃度兩個安徽

人，其時我本不願收徒，以裝老介紹來而勉為剃度。所取的派名已不憶了，外名乘悲、乘智。剃度後，仍遣回寧波依裝老住。乘智較年輕，似於次年即還俗，在上海幹點小差使，後再不聞其蹤跡。乘悲歷在寶岩寺，歸源庵派管事務。葆蒼等三人來歸源後，我與玉皇率同到天王寺去，攜帶來的皮箱等存歸源庵。乃乘悲竟打開了箱子，把數百元鈔票及值錢的衣物，偷竊逃走。臨行還留了似乎驚喜失常的一張字條。後二年，據大覺謂曾遇於天目山的路上，從此再不聞消息，想早已死了。

民國六年，又有一曾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的江西學生，到寧波觀音寺懇求剃度。派名也不憶了，外字乘戒，相貌、品格、作文、寫字均不錯，似為一股實家庭子弟。剃度後送在觀宗寺受戒；受戒畢，曾引住在觀宗寺的象賢（即芝峯）來拜我。那時，象賢才十六歲。我時正從台灣日本遊歸，乃資送乘戒往台北曹洞宗中學林留學。乃次年夏間，即從台灣逃回到普陀，我斥不收留，在外流浪了數月，冬間曾再到寧波觀音寺來見一次，即去不復返。十多年後，憶曾接到他從江西寄來的一封信，大約報告係由他的家長把他找回去了，他在報館當新聞記者，對於佛教仍舊信仰。此人除懶惰外，無其他劣點。

還有一個紹興姓王的，出家時已中年，曾任小中學教員，信佛多年。未出家數年前，已來普陀訪過我，約係民國七年在普陀求我剃度，就在普陀受戒，派名亦不憶了，外字大

安。從他起，我徒弟的外名用大字，係嫌乘字太會乘走了的緣故。他以身弱多病，只在故鄉或浙江地方的小庵自修。民國十年間，似到杭州拜見，聞在常山縣住了些時，頗得人信仰。全縣只二三僧人，寺廟多歸荒廢，要想多找些人去住，卒無人肯去，不久，聞病故了。民國九年的夏天，又有沙市鄧家的一人——湖北民政廳長鄧振璣堂弟，似因老大無成，在家中沒趣，由隱塵等介紹來杭州兜率寺出家。察其說話多而於事理不清，字以大默，派名也已忘却。受戒後至次年，亦即病亡。

民國十一年秋間，王虛亭自北京來武昌佛學院求為剃度。他是個很能幹的人，係保定軍官學校段芝泉的學生。辛亥南京初下時，充安徽代表，舉孫中山先生為大總統，後在陸軍部供職，直至出家前始辭職。把家庭處理清妥，先度他的丈人與妻子都在北京出了家，把錢與丈人，就北京大佛寺辦一佛經流通處流通佛書，他自己遂到武昌來（法舫、或法尊、或天然，似係他介紹來的學生）。在院住了十餘日，為舉行剃度，派名傳慧，外字大嚴。他即轉往寶華受戒。到寶華後，他的人緣太好了，從浩淨和尚至德寬以下，兩三代的人都以他為寶貝，立刻把他做了浩淨以下第四代，管理寺務，他的確也為寶華山效了不少的勞。但後來只民國十三年在鎮江重見過我一面，似為親信寶華山不能不避開我，與我去遠了，我也不復置問。可惜民十五也病亡了。不然，寶華山也許還要有聲色些。

民國十二年，為湖北測量局一湖南籍職員唐畏三剃度，未出家前已與李慧空常到佛學院旁聽，剃度的派名傳忠，外字大敬。後來，他的兒子也依大勇出了家，外名密吽。十三年後，他從大勇學密宗，仍在佛學院任職多年。民十六、七、八間，佛學院多虧他守住。十九年後，便到長沙專傳密宗去了，二十四年死在長沙。

十二年冬初突生的變故，即為大愚的出家。他真也算得佛門中的怪傑，本名李宗唐，號時語，是湖北省議員。似乎競選過議長，與韓達哉（大載）等為極富活動力的政客。民八，聽我在北京講維摩，起信而信佛。民九，在武昌皈依我。那時，他的夫人（後即能空比丘尼）力阻他，終被他說服也來皈依我。漢口佛教正信會的前身初名武漢佛教會，即由他先借滋善堂籌辦起；民國十年，造成了前棟殿宇；十二年，又造成了後棟殿宇，都是他一手經辦；十二年四月開佛誕會，真也算轟轟烈烈了！到冬初，他秘密的換了僧裝，到寶華山稱係我的徒弟，以大愚為名求受出家戒。但他不知出家是有派名的，寶華山問到他的派名，還報不出，知道不曾經我剃度，未許進堂，並來函通知弄穿了。他去的時候，嚴少孚、鄧天明二人略知去向。至是，他的妻兒及佛教會眾，都責成嚴、鄧二人去把他找回，他的夫人也同去。那知道了寶華山，不但沒有把他找回，嚴鄧二人連他的夫人都被他勸出家了，就在山上拜了一鎮和尚作剃度師，他的夫人拜了一泰州比丘尼作剃度師，嚴遙依

原皈依的漢口古德寺昌弘和尚為剃度師，另約同安徽人浮光，外名便取了大愚、大智、大悲、大願，同來信懇求我賜大愚的派名。我也不得不勉從所請，名以傳信，乃同在寶華山受戒。所以，大智等皆是另有剃度師的，不過大悲在家時原係我的皈依徒弟。大愚受了戒，即到泰州光孝寺閉關念佛。十三年下半年，轉到廬山海會寺閉關念佛。他原是專修念佛法門的，但他的悲心願力極充盛，常誦普賢行願品，並深信念佛得三昧即可成就神通濟世。到十五年上半年，他來信報告得念佛的定心淨界，我教他多看經論勘驗。但據他後來告訴我，至十五年冬天，以共軍在贛、鄂大混亂間，悲極求速得神通救人救世，定中見普賢菩薩現身，授以心中咒，檢藏經得咒，依照修習，至十七年已皆明驗，乃到滬宏傳。也由陳元白首先信奉，力為鼓吹。我十八年從美洲回滬時，他已轟動全國，不可一世。由滬去北平，鬧到二十年始歸寂隱，後即不再知他的蹤跡。但由他傳布的影響，至今猶未盡泯沒。

民十三的春天，又有隱塵的外甥王又農出家，他也在軍政界多年，那時仍是督署秘書。但從佛學院初開，即住在院中兼管董事會文書，聽講佛學，至是出家，派名傳震，外字大剛。受戒後，一向從大勇學密，辦藏文學院，以至入西康。十八年，大勇死後，仍繼續在西康，今在康定為大勇活佛的保傅，已算西康著名的大喇嘛，而實從我剃度的徒弟，

現在亦只大剛碩果僅存了！因為，大慈十一年於杭州，大覺十四年於重慶，大勇十八年於西康，先後都過世了。諸徒弟中最殊勝的，要算大慈、大勇，大勇修學及功業已有成就；尤可惜的為大慈，受戒未滿三年即逝，他的病根種於未聞佛法前的同善社靜坐。起初他聽說，及至病深，已無從挽救，迄今思之嘆息不置！幸有他的第二個兒子出家為他的徒弟，外名恆演，現在拉薩學法，尚能繼他的遺志。

還有不少要從我剃度出家的，或未達剃度，或剃度未受戒，已死已退，今皆不用提了。但有一人應一提的，便是朱謙之。民國十年的夏初，京滬報紙傳朱謙之到杭州從我出家了。但事是有的，剃度却未。朱到杭州，住在我的兜率寺中十餘日，特與他談了一回話。我問他出家底目的是什麼，他說要將所有的佛書批評一過，重新整理建設起來。我告訴他：若為此便不須出家，且以不出家為較宜，我可介紹你到歐陽竟無那邊去；若真要出家，最少要連書報也不看，去持戒、坐禪四五年。兩條路你走那一條？你可細想想再回報我。過了兩天，他說願到歐陽那邊去，我寫信與他去了。過半年後，我在到天津的船遇到他，那時他已把學佛的心打斷，另做別的學問去了。